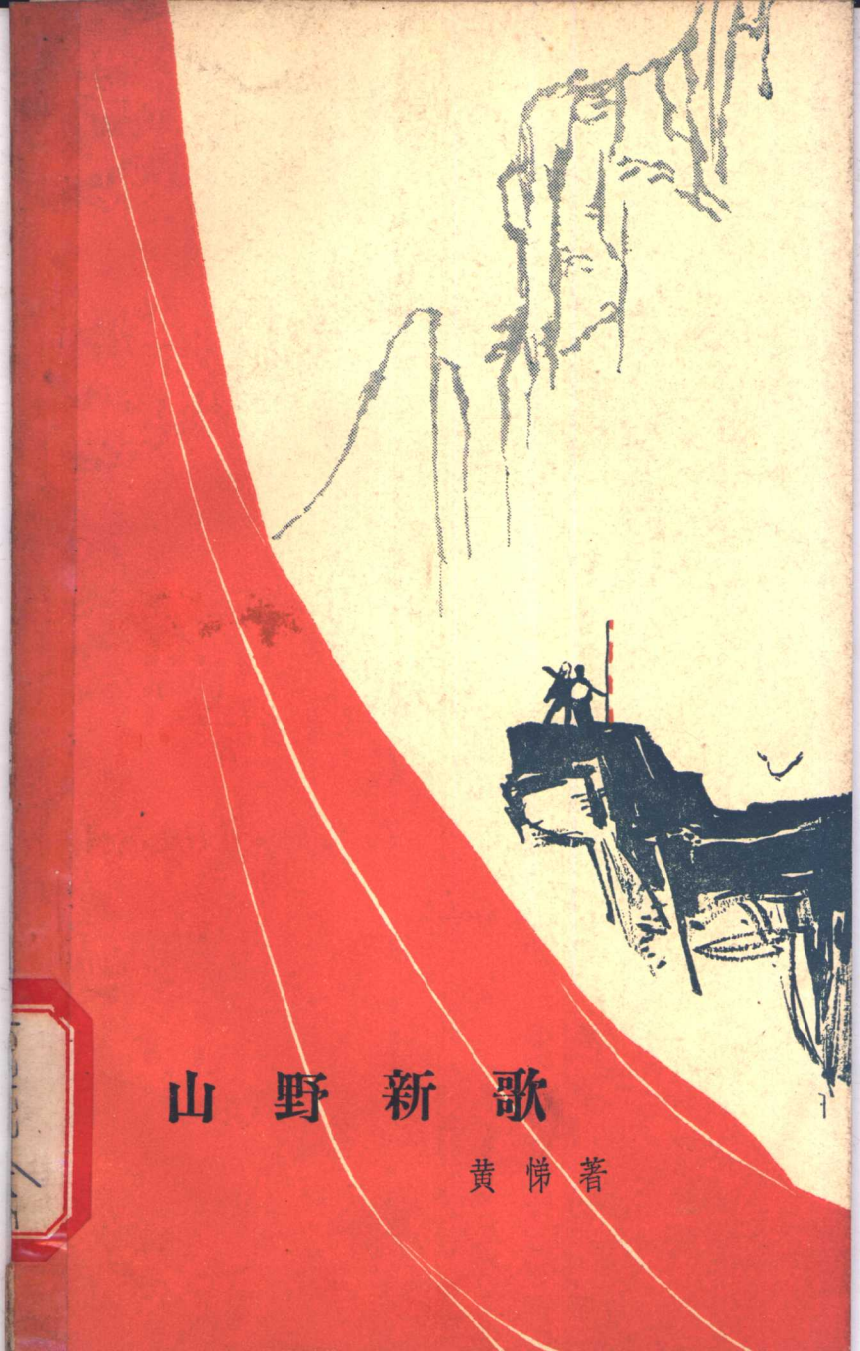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山野新歌

黄悌著

102123 / 145



山野新歌

(独幕话剧)

黄悌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一九六三年·北京

山野新歌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738 字数14,000 印张 $1\frac{1}{16}$

开本 787×940 毫米 $\frac{1}{32}$ 插页2

1963年11月北京第1版

196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1—4000册 定价(4)0.15元

人物：邵老——七十三岁，工程师。

老喜爷——六十九岁，人民公社社员。

崔力扬——三十七岁，铁路工程队队长。

罗芳——二十岁，生产队突击手，初中毕业生。

田晴——十九岁，测量员，罗芳的同学。

铁路工程队队员数人。

时间：现代，春节前夕。

地点：山野，铁路工地。

布景：傍山依河的走廊地带。山坡前有一棵苍劲的古松，松树下支着一座小型帐篷，沿着山脚插着一列木制标桩。

〔开幕时，中午，天阴沉沉地，似乎要下雪。从舞台右侧走来一个身材瘦

矮的老头，他头戴破旧无沿毡帽，身穿白茬老羊皮袄，留着一撮苍白的山羊胡子，乍一看，他貌不出众，然而，他的眼光里却流露出一种豁达的、无忧无虑的神采。他原名何来喜，自称老来喜，村里的年轻人也就顺口称他老喜爷。

老喜爷（走到帐篷前，向里望望，自语地）还没回来哩！……嗯，等等他们。（掏出一杆用羊腿骨做的旱烟袋，想找个地方坐下，忽然发现帐篷后身盘着炉灶）咦，锅灶齐全，柴草成垛，怎么没个烧水的？（寻视了一下，找到一副水桶，很自然地挑起来，向山坡后走下。）

〔稍停，罗芳和田晴欢笑着从左侧走上。这是两个曾经形影不离的同学，但自从三年前初中毕业以后，却各自走上自己的道路。罗芳回到家乡参加了农业生产，如今已经是个出色的青年突击手；田晴则考上了勤

测中等技术学校，去年暑假毕业后，成了测量員。

[她們几乎是跑上来的，田晴在前，她是个秀丽的姑娘，虽然終日在野外工作，却还没忘記用彩色的緞帶結扎她的发辮；罗芳看起来要比田晴健壮，身着粗布衣褲，头发剪到齐耳根，項間围着白毛巾，……無論从衣着和举止上看，已看不出是个从城市来的知识分子，只有在談吐中还能听出她受过中等教育。

田 晴 (放下扛着的測量仪器，轉身紧紧地拉住自己的好友)呀，罗芳，真高兴死啦，沒想到会在这儿碰見你！你变多啦！

罗 芳 (也高兴地)是嗎？你也变样啦！

田 晴 (感慨地)嘿，時間过得真快，一眨眼，咱們离开母校都三年多啦！

罗 芳 可不是，这三年的变化可太大啦，我們村里的人誰也没想到，这么快铁路就修到我們家門口来啦！

田 晴 你还没到咱们新建的工业区去看过吧，嘿，那才叫气派哩！三年前那里还是一片野狼出没的荒草滩，如今已经平地建起一座工矿城市啦！

罗 芳 是啊，我们还特为这个开了座谈会哩，大家一致保证，全力支援祖国的工业建设，要什么给什么！

田 晴 好！（装作一个负责干部，表演地）请允许我代表工业战线上的同志们，向你们，并通过你们向广大的农民弟兄们致以崇高的敬意！……

罗 芳 （笑着打了她一拳）鬼丫头，装得真像！

田 晴 （也笑着和她拥抱起来，然后，颇为严肃地）罗芳，说心里话，我能亲自参加这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，真是幸福死啦！（兴奋地拉着她，指点着）你看，我们现在测量的这条铁路，虽然是一条支线，里程不长，但是它却是这座新兴的工矿城市的输血管。等这条铁路一通车，全国各地的支援物资，就会像滚滚的江水一样，源

源不断地涌进来，而这里所生产的工业品和矿产，又会通过这条铁路输送到祖国的四面八方！

罗 芳 这么說，这条铁路非常重要啦？

田 晴 （自豪地）那当然！

罗 芳 （忽然地）咦，田晴！你什么时候有空？

田 晴 干什么？

罗 芳 想請你給我們青年突击队做报告。

田 晴 （笑）让我說：請允許我代表……

罗 芳 （郑重地）不，田晴，你不知道，为了修这条铁路，国家征用了我們六万亩农田。你看，沿着山脚这一带，都是我們生产队的一等好地，老年人还管它叫命根子哩。

田 晴 （从未考虑过这問題）哦？这不影响你們的生产嗎？

罗 芳 是啊，所以我們打算在这后山开它五百亩荒地。

田 晴 这可不容易呀，后山淨是石头……

罗 芳 （微笑，豪迈地）它石头再硬，还能硬过人的决心嗎？支援国家工业建設嘛，我們

多流一些汗，算不了什么！公社党委已经批准我們的計劃啦，一过春节，我們馬上上山。太巧了，碰上你了，你来幫我們一些忙，好嗎？

田 晴 （无措地）我……？

罗 芳 你来給我們打打气嘛，你就把修这条铁路的重大意义，好好地給我們讲一讲……

田 晴 （忙推辞）不行，不行，我可干不了这号差事！

罗 芳 （笑）看，我們又不吃你，干嗎这么紧张呀？

田 晴 我的好罗芳，你还不了解我，当着那么多生人，我张不开嘴呀！

罗 芳 （完全是开玩笑地）好，你不讲，我們就把地收回来，請你們让路！

田 晴 （順水推舟）好嘛！我們有队长，还有上级派来的老工程师在这儿挂帅，請你找他們去談判吧，对不起，不奉陪啦！

罗 芳 （只得拉住她，祈求地）田晴，你就帮我这

一回吧！我跟你說實話，公社派我當這個開荒突擊隊的隊長，要是完不成任務，……

田 晴 （笑起來）哈，羅隊長，你要早坦白，事情不就解決啦！

羅 芳 （顧不得她的揶揄）你答應啦？

田 晴 不，我給你推薦一個人，他保險比我講的生動，透徹，有力量！

羅 芳 誰？

田 晴 我們的邵老工程師。

羅 芳 （發急地）哎呀，你別再開玩笑了吧！

田 晴 （認真地）不開玩笑，是真的，我們這位老工程師不僅是個共產黨員，還是全國群英會的代表哩。

羅 芳 （不敢相信地）他能來嗎？給我們做報告，……

田 晴 （毫不懷疑地）能來，邵老對群眾的要求從來沒有拒絕過。

羅 芳 （喜出望外）太好啦，他在哪兒？

田 晴 他一会儿回來休息。你看，今天還是我

值日哩，淨顾說話，連开水還沒燒哩！（說着轉身向帐篷后跑去。）

〔老喜爷不声不响地走上。〕

老喜爷 （劈头一句）水燒上啦，馬上就开！

田 晴 （几乎和他相撞，大吃一惊）你……你是誰？

罗 芳 （不禁笑起来）不要紧，这是我們队上的老喜爷！

老喜爷 （只向对方微微一笑，就自如地走到一边去磕打烟袋）……

田 晴 （惊魂甫定，对罗芳）把我吓死啦！

罗 芳 （笑）你又死啦，这一会儿工夫，我就听你“死啦”四五回啦！（拉过她来，悄悄地）田晴，你不知道，我們这位老喜爷爷是个閑不住的人，哪里最忙，一抬头准能看見他，所以人們都偷偷地叫他“抬头見喜”，……

田 晴 嗯，真是名不虛传，可是他的身体……

罗 芳 那是为了革命让日本鬼子給……

老喜爷 （蹲在松树下，听见只言片語）芳丫头，你

編排我什么呢？

罗 芳 (跑过来，笑着)老喜爷爷，人家說謝謝您帮助烧水。

田 晴 (被提醒，由衷地)真得謝謝您，不然，大家回来休息連口开水都沒有，我就該挨打啦！罗芳，你等着，我去看看。(跑到帐篷后身去照顾烧水鍋。)

罗 芳 老喜爷爷，您到这儿来干嗎呀！这儿已經划給铁路队啦！

老喜爷 我是想見見他們的首长。

罗 芳 干什么呀？

老喜爷 (不立刻回答，吸了两口烟，然后傾吐地)这事，我盘算不止一天啦，起打铁路队来到咱們这儿扎帐篷，我就跟支书提說过，支书沒答应，还劝了我老半天，当时，我是真服了，这事也就压下来了；可每当我走到这溜，看見铁路队的同志又插小旗又打桩子，我这心里就总像有只小猫在那儿抓挠似的，回去連吃飯都不香，我这个人你也知道，再活一百岁，也爱钻牛犄

角，我想着再找他們铁路队的首长商量商量，……

罗 芳 （自以为了解他，笑着劝解）算了吧，老喜爷爷，您也不看看自己的年紀！

老喜爷 我是替你們着想啊，……

罗 芳 我們也另有任务，老喜爷爷，公社党委早就安排好了，这次修铁路根本就不用咱們出人工！

老喜爷 哦，你是說民工队呀？

罗 芳 我知道您的心思，像去年修水庫似的，您又要当一名炊事員！……

老喜爷 嗨！两岔啦，我說的不是这个！

罗 芳 那，是什么呀？

〔田晴提着一壺开水，走上。〕

田 晴 水开了，你們快喝水吧！（先給老喜爷倒了一碗）老喜爷爷給您。

老喜爷 （接过来）好，好。

田 晴 罗芳，你……

罗 芳 我不喝。（拉她过来）田晴，你說的那位工程师……

田 晴 (向左側一指)瞧,他来啦!

罗 芳 (望着)是哪一位?是那个留黑胡子的嗎?

田 晴 不,黑胡子的是我們的崔队长,在他旁边的那位老者才是邵工程师。

罗 芳 看样子有六十多了吧?

田 晴 嘿,告訴你,我們邵老今年七十三啦!

罗 芳 (驚訝地)七十三?

老喜爷 (也湊过来看)他就是你們的首长?

田 晴 对!

罗 芳 这么大的年紀,还在野外爬山越岭,

田 晴 我沒告訴你嗎? 我們邵老是共产党员,是英雄,你听听他自己写的詩:

山野一老叟,

白发少年兵,

跃进催战鼓,

开路做先行。..... (听见邵老在前方呼唤,“小田!”答应着)

哎,邵老! (跑下。)

老喜爷 (在盘算自己的事)嗯,.....得这样,

罗 芳 老喜爷爷,您刚才說的是什么事?

老喜爷 哦！哦，我是打算給铁路队的同志們送些洋芋来，又怕他們不接受，……

罗芳 这事好办嘛，以咱們生产队的名义，按市价出售，他們还能不收下嗎？走，咱們先請示队长去，回头我帮您办。

老喜爷 （正中下怀）好，好，咱們走！

〔二人下。〕

〔稍停，邵工程师在工程队队长崔力揚和田晴的陪同下，走上，后面跟隨着三、四个扛着仪器、标尺的队員。邵老是南方人，身材不高，瘦削的脸上布滿了皺紋，未戴眼鏡，双目仍然健旺有神，沒有留鬚，嘴角总挂着慈祥的笑容，头戴皮帽，內穿緊身小棉袄，外披一件普通的布面老羊皮大衣，步履健快，談笑风生，一派学者风度。崔力揚是个精力充沛的壯年人，不修边幅，留着一把浓黑的連鬚胡子，动作急促有力，办事認真果斷，是年轻人拥戴的工地指揮員。他

們在一片欢笑声中上場。

邵 老 ……好，就这么說定啦，年初一你們到我家来做客，让我家的老太婆給你們烧几样可口的南方菜。

崔力揚 太好了，我們一定来大飽口福！（对隊員們）你們沒吃过吧，邵师母做的紅烧獅子头，那个风味呀，嘿，你吃上一次能想它一年。

邵 老 （笑）哟，这我可得事先声明，如有为紅烧獅子头鬧情緒者，鄙人概不負責。

〔大家一陣哄笑。〕

田 晴 （发现罗芳和老喜爷已走，顾不得追究，急忙提来两壶开水，吆喝着）开水来了！

〔隊員們拿出自己的飯盒、干粮，有人在升篝火，……〕

田 晴 （递给邵老一个飯盒）这是您的，热过了。

邵 老 謝謝你，小田！（帶着飯盒走进帐篷。）

崔力揚 （向隊員們，压低声音，但抑止不住兴奋）都过来，我告訴你們！邵老对于咱們的工作非常滿意，他认为咱們选这条线

路，里程短，土方量少，完全符合质量、安全、节约三大原则。

队员甲 好极了，我还在担心哩，要像上回修三号线那样可就糟糕啦！（对田晴）你来得晚，你还不知道，那回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，眼看就要全面施工了，好，邵老一来，把整个设计都推翻了！

田 晴 可我听说，就那一次改线，邵老就给国家节约了三百多万元。

队员甲 那是后来算出来的呀，当时可把我们急坏啦！

崔力扬 这次不用担心啦，邵老已经口头上同意，按照原计划进行，春节以后，全面施工！

队员甲 好，这就可以提前完成通车任务啦！

田 晴 邵老来了！

邵 老 （从帐篷内走出，仍是喜洋洋地）老崔！我送你一样东西！（递给他一个小盒。）

崔力扬 什么？（打开来，拿出一副精致的刮胡刀，高兴地）嘿，刮胡刀！

田 晴 邵老，您真会送礼。